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一

善化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葉介唐太守孫樹人司馬 辛酉正月廿七日

閱悉來書備述團練防堵及籌畝捐辦轉運各情形所有各條覆陳於左

一天堂爲潛太桐懷舒霍之樞紐賊所必爭擬整頓介字營與兆字營相輔以守硐卡並擬另起援勇一條　查介字正副兩營營官治事生疏隊伍散漫必難得力其所以不得力者營官非才不在勇丁也本應撤去惟目下援賊既有窺

伺天堂之意且只裁去親兵二百名酌揀畱一千人即交兩兄更番整頓俟援賊退後再議撤畱至謂另起援勇一層緩急輕重由貴處酌辦只恐徒增糜費究無大益耳不若速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旦有警即就碉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辦至防守事宜及分合進止之法全在相度形勢採詢緩急佈置有方自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又在兩兄之臨機應變也　一來函所言團練尤為當今之急務一條　查聯絡官紳不如認眞辦理保甲之法且潛山既有練勇千餘人一面仍督行保甲不言

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備不必又創團練之名近十二年天下均言團練而天下無團練能戰能守者是團練究無實際也且舍百戰之精兵任其飢潰而欲糜費於新集之民兵必爲失算應以籌餉爲先務 一各縣畝捐既提爲公費兆營口糧應從畝費叩除開給餘盡歸公提用一條可如所議行之 一懷桐潛太望五縣畝捐每畝取錢六百文一條 查太湖縣志糧額每畝只科銀七分有餘米五升有餘各縣科則相去應不甚遠即開櫃徵收如湖北之裁汰陋規亦未必每畝徵至六百文之多此時五縣畝捐總照

舊日徵收丁漕幷算或比其舊日錢糧稍輕則民生受福而軍餉尤爲有益至前此抗欠畝捐之戶仍應酌量追繳以昭平允宿松錢糧餘平過多俟各屬畝捐成數由介唐籌畫酌給各令及辦公人等費用外一面酌提宿松縣餘平歸公可也　一大營轉運夫價一條　査畝捐旣已歸公夫價不得再派之民閒應由轉運委員相地之遠近定價塡給夫票地方官照票給發馬隊營稻草亦應提錢籌買至往來差事自應以各營營務處印票爲憑不得混冒以節糜費餘俱由介唐處酌量情形稟明辦理可也

致官使相　二十九日

中堂鈞座霍山天堂告警靜以鎮之或可不亂賊計欲以此試牽桐城之兵耳桐城之兵仍不宜多撤夷船入江漢計已到鄂此為初正通商之要不可苟倘始計若誤後日受累無窮弟意內地關稅釐金均關國計軍餉餉苟不充則內地商賈亦阻不僅我國受其害即噢國亦無所利矣明白宣示是在鈞度權衡丹初為糧臺第一等人才前乞許處絜保以道員留楚不知因何漏洩丹初求去甚堅弟必不準也惟有堅心苦求之而已因思士各有志彼既不願外

官可從其志如前案已經　奏出卽不必論如尚未

奏或請尊處刪去丹初之道員保舉留待後來亦

可行也弟病處弱如前幸雜恙已漸瘳只欠調養耳

致李方伯　二月初二日

別後依依不舍殊難爲情公愛我過深惟以彼此保

養相報天堂似尚無警霍山已警松關麻城亦必警

也孫樹人函來言賊十萬盡歸霍山弟未敢信成處

無信梁處信來亦僅言分布長嶺兩路口城守則力

薄也此時難於籌撥只可令其堅守弟氣弱神疲之

外尚無他病

致唐方伯 初二日

尊函所商已註釋於旁呂應委中上缺極獻之擬俟錢漕鐵門限過時卽委黃陂縣孫繼祖可調山郡中缺也馬可到任孫令異日不可委首要其人非學問讀書人且輕佻恐敗壞風氣也霍山甚緊當力籌之訓營得生歸楚者如生入玉門關豈願爲豫州之行哉雖三公不易何可强拂人情

致李方伯 初三日

二十九日霍山失利已另抄寄上賊到英山則無處不遍矣奇在將敗而營中死守者尚爲賊所隔應商

者列於後　一元亨撥隨舒公無一步隊力太薄也

一尊處若可速撥三四營迅隨舒公力乃稍厚

一尊處多撥營賊必由霍山通天堂之處橫截入山再圖出山此事令弟無法可思議　一議者言鮑鎮已復建德可調來一助公意以爲何如　一擾商固者另是一枝捻匪即孫葵心餘黨爲毛髮所嗾使也以上求飛示迅決

復官使相　初三日

中堂鈞座洋船始到我公開誠布公可使遠人敬服來諭關卡得人誠爲扼要之論又言書差難用久在

關上人不可用尤爲洞見情弊鍾君可信決不貪誣可一切令其自行挑選公權衡至當無待弟之贊助竊計通商者彼以求富也我亦欲以此富　國而贍軍惟我公藎畫籌之閩甫卿三兄去年到熱河所賠不少今又派捐七千尊處五千天下喫虧者惟君與相耳老兄生平均喫虧不爭便宜時方艱難喫虧之事固兄所安狗逆知桐城難破安慶之圍不解近復以大股粵捻先犯天堂經我兵嚴防二十一二十二日北犯霍山余副將扼守四晝夜賊從他路繞入二十九日四營潰退尚有三營爲賊所隔絕英山

太湖潛山均震蘄水蘄州羅田均空虛已請舒六爺馬隊四百帶步隊二營先行馳赴英山函告希禮二處酌撥數營赴英山助剿弟至弱至疲氣喘神散決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即動喘息必逆服藥總不見效幸尚能喫淡飯一碗耳

復李方伯 初四日

潛山得沈胡助之可不失守太湖得崇如來督籌一切共計一千五百人足以堅守弟積弱又不能親履城上如得崇如兄來此督理弟可放心成武臣本欲調元亨前去因舒公行時以無步隊爲慮故暫以元

亭爲助舒公隊伍到時恐英山已不守賊情瞬息千變不能遙揣也餘意囑壽山詳致

復李中丞 初五日

初五日午刻得初四日午刻書知翁咨已到此時以艱鉅自任即應隨招奏請賢才以期共濟俟台旌到太湖時可即商定拜摺也聞賊有竄松關等處之勢蕭爲則一軍明日可到當由陳德園先進公軍拔動賊諜必早已報知陳逆矣如松關麻城能守定不失公軍倏忽又回桐城乃是兵家妙計元亭舒公已咨札速往松關矣

致李中丞 初五日

本日據英太步撥及何紹彩馬𠴁鋪來稟言賊入英山該副將百人及舒公馬隊均未曾迎到是蘄水蘄州羅田黃岡均已吃緊尊處頭起蕭爲則六營明晨可到當由陳德園進剿以保兩蘄二起三起次第可到弟前兩日咨商鮑鎮北援姑備一說玆聞李秀成潛師出上淸擾撫州并恐擾及臨江南昌是鮑鎮必難分助矣蘄黃得蕭軍全力復得公爲之可轉危爲安惟懷桐二軍恐大股趨重轉爲不支此爲中情耿耿耶

致糧臺閻副郎 初五日

憂灼無術結病已深與公申約弟胡死公夕行始終不違前議也誠求篤懇弟固無情可訴惟有求情而已賊入英霍希庵全軍回鄂頭起明辰可到太湖希庵亦於次日可到弟病不能從當嬰城以自守皖撫戰楚地楚撫守皖城何相報之速耶省城派小舟小負陸續由巴河等處運濟希庵一軍萬人軍火子葯徑送其營營無定向每次約百餘石逐日運之必可濟也大局必可保全可告之省中均無過憂弟面色如白紙神彩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益喘息粗而

神明已竭也渭春來書二十日矣至今因病未復意欲楊李二參將速行而孰料三千五百人竟為三萬賊所破哉以潰卒與人則蹈為謀不忠之戒欲另行籌撥而各路淪陷全楚動搖亦苦不能設法公其為我先致此意鄙人即將死亦不能無情於豫州牧也

復曾使相 初五日

賊由霍山入英山從此蘄黃十縣均警另股竄商城松關麻城亦危希庵撫軍以八千人初四初五初六日三起上援吾恐上援未至而偽干王與偽英王復折而入桐城懷甯則希庵亦回援不及是用耿耿耳

地大兵單將才太少爲之柰何前皖撫翁今豫撫嚴
仲奏乞楚軍不知楚人自身難保也鮑鎮必難援北
元公之背終恐危而不安元帥大纛似可駐東流地
勢與建德等耳東流較爲易守賊蒞非萮力所能補
救神明已竭氣息常喘其能久乎

致曾使相　初五日

李秀成擾及上浙撫建均危是前乞鮑鎮北援竊恐
萬不能行大纛早駐江濱善地尚可籌撥三千人以
益北岸雖勦楚䕫有希庵回援當可轉危爲安賊已
破英山入蘄水界其另股擾松關者成鎮大吉力量

亦單此番楚疆大震竊料必有數處失誤以空虛無一卒一兵大勢爲賊所覺也希庵新得皖撫心念助之以才亦苦困乏耳

復曾使相 初六日

賊又犯英山黃州十邑皆震亦皆可危尤苦者松關麻城之成鎮梁守捻攻其外粵撓其後耳希庵明日可到太湖擬由張家塝一路進剿以顧楚疆遇賊則戰事必捷但歧路有歧殊難分剿耳前兩日尚擬望鮑軍北援聞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復希望恐江西僅左軍援剿尚不能支也多與希庵面晤之後乃分

希庵全軍西援若多公能堅忍一月事乃有濟林翼分應救鄂而病不能起皖撫代之其力百倍於我矣

致曾觀察 初六日

賊聞籬笆墳小港豈將遁耶狗入英山蘄黃均震李希庵中丞全軍回援遇賊則必勝但恐另有狡謀耳鮑君恐不能北援以李秀成竄撫建江西腹地均震滌丈之視江西猶林翼之視湖北也

復曾觀察 初八日

賊五萬人由六安霍山攻松關成鎮二千五百人初四日大勝然賊勢甚盛心以為危其踞英山者尚在

蘄界之外初五日之報不敢深入也李秀成入江西腹地滌丈之兵實苦難撥滌丈駐建德不駐東流益江濱亦有討嫌之處鳥跡獸蹏交乎中國聖人獨憂之矣此意出於鄙人之妄測病重未能時寄祁門書望告之一二

致李中丞　十一日

賊偷入黃州武漢震驚恐又假冒官兵擄船偷渡江漢矣有謂宜請公處分兵三千不帶帳房馳守省城者弟思分去三千人必難力戰且賊踞黃州是避野戰之意一切情形弟無從遥揣惟是亂變甚大弟自

慙得非鄂人公臨機應變調度之方隨時決行遠道不必相商也

致曾觀察十一日

賊蹤飄忽異常武漢殆且不免多公欲自帶六百馬隊上援曾力止之舒公則欲林翼自行此義分之自然然病勢甚危不僅恐成進退失據之勢亦恐毫無神明決斷不足以有爲也

致李中丞十一日

迭次探報賊於初九日似已竄出黃州過而不留則其爲急搶漢口無疑尊處分途偵探隨機剖決此時

以急請彭楊二人水師回援爲要弟已三次發信矣
尊處軍火軍米均靠水師乃能貫輸又有謂賊勢內
犯松子關孤守無益者應撤隨麾下以便分枝弟心
中無智慮而人言嘖嘖不知所裁一切請兄酌定

復曾使相十一日

李世賢一股自休甯竄至婺源是江西之警變當更
甚於湖北尊意欲飽軍於瑞州奉新武甯義甯之間
似可先飭移營九江應請酌定速行英逆四眼狗從
英山犯蘄水舒公馬隊初九日已從間道回蘄黃繞
出賊前希庵中丞初十日可至張家塝另股五六萬

人拔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扼之初四日大捷初七日亦捷我軍亦受傷三百餘人然賊勢甚盛舒公李公速援尚可爲也

復曾使相十二日

飽軍留援集賢關及九江二處尊見極爲定靜有法實無可易多公誓言即被賊合圍食米軍火足支二月囑希庵專心辦賊不必以挂車河爲慮初八日賊假官軍號衣頂戴入黃州城次日即分竄上游希庵十三日乃能到蘄水隔賊數百里如武漢不失則賊從豫境回舒桐前敵之警在四月如武漢已破則事

變尚不可知

致曾使相　十二日

據成鎮來稟龔逆大股四五萬人於初八日退竄賊供欲由英山會同前往打黃州查由流波疃至英山計日約到英境自英山至太湖直走安慶無險可扼林翼僅有守兵二千無出隊打仗之兵現在希公已過蘄水上援武漢不能兼顧潛太安省一路頃添手示鮑鎮覘南北兩岸喫重之處相機應援數日內英太若警即一面咨調鮑鎮徑赴集賢關迎頭痛勦此股擊退仍返南岸以備策應臨時往返函商恐稽時

日先此豫訂懇函致鮑鎮爲荷若全股上竄則局面
以變希公得手另由北路竄回則此舉無庸議矣武
漢倘未得信計水師上援非七八日不能到也

致曾觀察 十二日

安慶近日納降深爲可慮應請加意防備設法遣渡
他處切不可留一人於營中賊情奸險我輩總以不
殺爲主而營中則斷不可留一人且須遠而又遠切
求採納滌帥之議以鮑軍備援集賢關及九江所議
極靜定老成

復楊軍門 十二日

武漢大震安危未可知求尊處迅派水師上援并請
公與雪公酌移一位在武漢督辦十一十二日均已
入百里函懇計已接到矣盼望力救危局不勝殷企
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殊耿耿也

致曾觀察　十二日

今早奉滌丈初八日書言安慶有賊許以鮑鎮來援
九江有事亦許鮑軍來援昨據成鎮自松子關來稟
松子關外襲逆一股曾經我軍擊敗於初八日退去
比獲賊供有由霍山趨英會同四眼狗前往黃州等
語刻下尚未確知其何往如果此股竄入英山直走

太湖此間城守甚堅賊必不能攻入或改撲集賢關大橋頭等處即當於英太交界之際先期探明飛函請鮑頂至江今日復滁丈函亦言賊若竄入英太圖犯安慶必速調鮑軍不候祁門回信仍候逐日發探前往英山探明賊勢所趨即當專足前往鮑軍一日可到此時豫思於此耳

致李中丞 十四日

賊既假冒官軍以愚黃州恐暗伏山谷又假冒鄉勇以誤官軍祈告之前茅後勁一體戒慎賊無真本領此番自知力不能勝欲以詐取耳仍求我公不可焦

勞急切只求不改安閒整暇之規模必滅此賊矣

復左京卿　十四巳

霍英破後賊遂長驅入蘄水假冒營號褂頂帽裝束以襲黃州武漢黃本無兵勇笨人下棋死不顧家其林翼之謂乎病中精力竭而思慮亦鈍又無人以拱卒舍癩子教我者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處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軍事粗定恐不可留此時無話可說

復李中丞 十四日

前因成鎮稟報初八日松關大股已退惟慮漢口空虛上游無兵抄過因札梁守留二營扼守麻城餘十營由孝感一路急援漢口或與公作夾擊之勢今接來示知逆股皆在巴黃一帶等情是留松關各軍可以杜賊西竄僅存英霍一綫為賊竄走之路所見甚卓弟之意恐公軍過巴河而西我軍得手賊必由蘄州黃梅宿松一路下竄安慶以遂其解圍之本謀賊剽輕而狡一日之間情形數變弟無從懸揣茲復札成鎮梁守如已拔動扼守何處由公就近調撥如俯

未拔營仍遵公教穩守關隘一切調度戰守機宜弟未敢遙度公徑自相機慎密爲之可也近聞有賊入羅田縣亦分援牽綴之意成鎮之軍書現在阻隔須專差致送也

致李中丞　十四日

得書大患不患大亂不亂否則笑人吾甚愧之敢不自勉以遵格言前札成梁會保漢口心念漢口也得公書今日作札專送酌量而行軍情一日千變本難遙揣也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譏論紛擾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

國非之而不顧也

復曾使相十四日

左軍分三路心嫌其單鮑軍援江西情理之正如丈得早駐江濱尚有三五千人餘力聽丈指撥得希庵十二日蘄水信武漢聞尙無虞賊屯黃州上巴河孫家嘴及城中希庵囑以大患不患大亂不亂毋使人笑林翼愧之

致李中丞十五日

昨日奉書後省中文報已通得初九日以前各件矣調襄陽兵荆州旂兵入守使相又調成梁入援省城

梁行否尚未知也聞另股入羅田菴賊欲以羅田松子關爲出路此次巴河以東蘄水英山羅田之山谷中必另有一股暗伏其中欲俟前路交戰假團練以驚吾軍之後賊力絀專靠狡謀公以節制之師一戰而定矣

復曾使相　十六日

上溪口大捷則左軍之勢亦壯矣今年黃州之失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情形與七年蘄州八年麻城迥異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希庵回援自可了賊特必不能救省城之擾亂臨警募勇剿

髮者潛入城中矣尤爲可慮

復官中堂 十六日

十六日奉初十日大咨催兵查舒公七百人李公萬餘人旦到蘄水賊勢全力均在羅田邊界及上巴河孫家嘴黃州城幷不敢分兵他擾希庵數日之內必有大仗一戰而勝尚可爲也林翼前調成鎮梁守回灄口漢口而希庵謂爲不可中堂亦早已札調矣但此時羅田道阻林翼之札是否送到尚未得有回信尊處之札非專差亦送不到也近處州縣無論賊之眞假遠近只有先期逃走而已人心不固至於如此

希庵處交戰在即必難分兵林翼只有千人已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以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盡注於挫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

復多都護　十六日

十五日來示并咨敬服敬服前敵如何可搖即分兵一萬萬來不及弟尚不敢離太湖況老兄之前敵砥柱乎揆帥信仍奉還弟今日處萬不得已之勢又將太湖城守曹日昇撥援武昌矣現尚有二千人即任

賊圍攻亦必不走

復唐方伯闊副都 十六日

今日已將調派情形另文行知得丹初初七日信清圖之論兵多兵强則可行賊少賊未入內地則可行此時不如責成專守麻城也余際昌另起役一日退回天堂之三營內一營是禮左非余部下也弟倘留之其潰退之四營只留三哨該營聞已留四哨初至英山而賊至繼至羅田而賊又至近又不知所之矣湘軍到黃州地界已數日希庵之行兵也不肎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弟氣促神散死

已晚矣然而太湖一步不可動也

復曾觀察 十七日

賊供情狀已通行知照矣外濠處降賊公策原無憾惟愚人所慮更深如能推而遠之使之渡江則異日所至更大公倘可俯採芻蕘矜愚人千慮之一乎

致李中丞 十七日

全軍渡江以重根本固善然賊必下竄以擣安慶之背矣尊處渡江而南又復渡江而北必難遇賊惟顧念省城亦是大關鍵弟不敢以爲非也守省城本應成梁爲之然二次專差六七日并無回信恐賊阻矣

復閻丹初副郎丁果臣學博 十七日

彭雪芹自率二營進省其成發翔左光培二營十六十五日必已抵省此為橫截江面保灄口沙口漢口之大宗再得成鎮梁守數營守門則可保固希庵全軍渡江此著又錯應以水師擱江面而分二千餘人守城守門并催調梁守入守希庵勁兵渡江則賊即全竄以拊安慶之背矣弟處文報終必阻隔然城中米支四月餘糧盡賊亦盡矣斷不可輕走一步

致濱江各州縣

飛啟者李中丞全軍渡江以援省城固根本而便於

迎頭截擊賊敗必卽下走宿松黃梅縣應安排城守一月米糧并傳令將城外四十里樓梯盡行收入或收至城中或收沈湖底其廣濟蘄水無城應擇要以利文報爲主沿江自望江黃梅等至興國大冶武昌飛划遞文書實爲要政

致曾觀察十七日

石牌淇家鋪一路歸總於集賢關否集賢關外之地勢與關內侯營壘相隔若干里可全局照應否應請詳示爲感省中一空希庵回援先顧眼前勢也我因文報不通不知亂狀使相奏言存城兵二千馬隊八

十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林翼只得酌帶一半出城於要隘扼守并飛調各軍上下夾勦噫皆林翼之罪也計武昌若未失則二十一日賊必回竄以二千人守黃州牽綴官軍而風雨馳驟二十五六可到太湖太湖能嬰城自固而已擬即調鮑軍預紮集賢關

復會使相 十七日

十七日得希庵十五咨探報上巴河孫家嘴之賊由馬鞍山新州等處上竄於十六日同舒公陸續拔營由下巴河渡江取道武昌縣馳赴省城等語李軍旣全數渡江則北岸打賊無人賊意不過欲試竄將勁

兵調遣乃直下安慶以搗圍師之背耳欲防省城應賴水師橫截江面或撥陸師三四營足矣此舉適中賊計然已追之不及應請飭鮑軍移守安慶後路或候做處探的再行或先期預備出自尊裁除安慶外決不調到他處亦決不忍觸留一日也太湖城守尙完禮堂亦自守有餘均未能分撥他處也賊趨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卽增十分病用一日心卽增十日病然願卽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四個月或可望痊葉公能來更感高誼矣

復葉介唐太守 十九日

希庵業已全軍渡江追之無及下游不死守又豈能亂跑乎尤異者省中截留沅圃南勇使相信致沅圃駭怪幷無其事無其人十四日日聞文報尙通尙無事十五十六十七三日省城不失則十八日幹臣七營必到十九日希庵亦到希庵此行不可爲非也賊已上竄而省中似不知其水師尙在黃州一帶郎雪芹派去水師十四日已到黃州亦只遵前札而拘守黃州不知軍情賊情也省中亦不知調催上保武漢禮左如能撥入潛山而調介營入山爲是石牌

倉卒設防一切不能周備梁成力單斧與賊遇原恐不支奈何奈何

復曾觀察十九日

十九日奉十八日兩次手告閱官相截留南勇之事汗流浹背只盼十六十七十八日三月不失武昌則尚可救也公守志堅定則功在南北岸者與泰岱同量鄙人因惡背寒䰰䰰然過計非爲太湖謀非爲潛山桐城桂車河爲謀也

復楊軍門二十二日

洋船通賊義應攻打惟此事應商之滌帥恐目下尚

非其時中朝無人左右　帝室一搆釁洋人不與戰敗之處爲仇而與都中爲仇我輩又不能救京師恐非計也沅圃口硬而力實怯希帥全軍渡江而南終須渡江而北從下兜剿力固不及從上追剿仍是尾追耳賊尚踞黃州拜擾及黃岡上游白菓宋埠舊街新州及麻城城外十七日夜聞省城文書已到武漢尚無事當可無虞太湖城守官米支三箇半月私米支三箇月此數月之中可以萬分放心任賊如何不請援不告急也惟安慶之背終惡風寒滌帥如駐東流或可以四千人援護集賢關臨時再以禮堂馬

隊八百助之猶可補救也弟病太深太久太眞神氣已去葯餌不靈即神醫亦難下手

致李中丞　二十六日

賊於十七日陷黃安十八日陷黃陂近日必又陷德安矣所到之處官吏先已逃走怪不得賊也若以一二處城賊綴我兵力而四處竄擾禍且滋甚官軍且不管城賊爲妙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即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即見賊面爲之奈何賊每每到麻城城下城中開一礮賊即訝曰此中有妖可退去

復曾使相　二十六日

調鮑內援與調左內援其長短優劣未敢臆決元公則力任堅守囑以情告公不可分心北岸此忠悃也林翼獨念希庵一軍處處爲賊所犂安慶之背必有惡戰凡賊目妻孥盡在此中乳狗搏人困獸鋌走固其情也鮑軍行止仍由尊處自酌反汗之令向爲老夫所不爲左公自請行其力能否勝賊景鎮能否不失林翼均無把握邇日弁軍報亦廢擱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炙已十餘日今日痰爲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即沒吾甯也之義鄂中奏請駱公援鄂林翼復以函致之嗣又經使相止之止

咨調一半駱公不來矣不來亦無礙各局驚散漢陽一府之釐半於五六府黃州一府之錢漕半於五六府此二處均難籌畫且緊縛肚皮再謀飽食

復官中堂二十七日

敬啟者二十五日亥刻奉到二十二日手諭二三千言整暇之度安閒之致使武漢固於金湯勛在天下感欲何言黃陂之賊上犯德安不過牽綴兵力耳必踞德安以二千人設守中堂隨宜調度札飭施行太湖太遠不能代謀即地方一切公事均請中堂作主曾告之義渠兄矣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氣促而

已近來五心燒熱如火灸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欬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辱承深愛獨厚且感結來生而已

復李中丞 三月初一日

軍事不能代謀即謀亦不當時賊以分枝飄忽爲奇勸公不必拘常格守定法隨宜勦辦可也

復曾觀察 初四日

希庵一軍終是不能見賊耳奈何竊料上下游之賊

均必於三月中旬後畢趨懷甯境內艱鉅之任惟元公獨當其難耳祁門近三四日無信深以爲念乞示之太湖城潛山城必不失必能久守此時不難於守城而苦於無兵援剿耳

致蘄州李牧　初四日

蘄州城僻在江濱然有險可守兄毋專意於野亦須以千餘人謀城守爲要兄所處之境與羅田廣濟無城者不同也幸勿自誤

復李中丞　初五日

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

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只要有七八仗之軍火五八日之糧即不必長顧卻慮官軍本在賊後不能迎頭且打仗之事衝腰擊尾本無定相亦正不必迎頭李續遠添一百二十人不待詞說此外應添之人即請老兄酌行有餉無餉總須添兵也弟意兄之萬人不能不攜以自隨然安徽巡撫豈能年年月月爲湖北打仗應請於彭星占王載駟二人中另開營伍留保湖北其才能各帶若干兄自酌之湖北之安皖省之利也湖北之危皖省之害也公意以爲何如弟夜燒吐血自分必死

然大吐之後神氣稍清或是留一息以待與公見面乎安慶一軍終是可危倘賊勢下趨駱公與霞仙趕到則尊處仍須撥人同武臣來援安慶也

致李中丞 初六日

自公赶到蘄水本與賊不遠賊欲避公之鋒稍稍引而西犯然猶可及也逖亭創為議論搖惑軍心渡江赴省徒勞十餘日而無絲毫之補桀營滬口賊又犯西北之德安等處以引公軍北趨官軍本從後追剿永無攔頭之日卽不必從攔頭著想也弟意滬口只須留二營隔水為陣與水師相依使賊不得徑渡滬

口而已公須親帶中右二營督戰若以軍務委之逸亭逸亭議論多而成功少朱雲巖尙不願讀其信兄亦何可依爲謀主哉撫臺本不宜時時親戰然方急難大事非公自戰不可否則非失於遲鈍而不前即失於浮動而不固公異日必悔恨而追思鄙言有復逸亭一函請兄閱後交去弟吐血如前手草代繕尙乞採納

復曾使相 初八日

閱陳鎭大富一軍潰失景鎭不守春霆從彭澤馳援尙能補救否春霆於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

驚駭之餘頗作兒女子態林翼責以嚴詞催令速行馳援並允代爲設法挪移餉錢一二萬串聞初五日已移營矣撫建之賊前已報陷樟樹鎮近狀如何殊爲隱憂陳逆分陷德安孝感雲夢應城守土之吏太不作臉此非距心之罪歟希庵以兵事委逸亭逸亭不能與狗鬬智力終必喫虧已致書切實言之籲帥已遣劉靖臣從荊門馳援安陸鄂事或尚可保鄂餉頓竭然尚不如南岸之甚徽州無米得之亦正難守且斂兵自固爲宜霞仙尚在沙市一帶籲公有章彈方進未知接手果何人耳

復曾觀察　初九日

徽州即得亦恐分守爲難少荃之議先淸江西內地原是勝算江督賜履不僅宣歙也惟滌丈之志必不肯回江西或仍勸駕駐江濱則較守領爲易耳

致曾使相　初九日

鮑軍初四五啟行計十日內外方可抵景鎭然祁門餉道已斷公之部下何可久饑而樟鎭失陷吉安等處又在喫緊江省方自顧不暇安有餘力及公此間有進策者欲請公併軍合力先淸江右腹地公則駐節東流建德以策應之其意葢謂江省爲公軍根本

之地一有阻隔我勢卽孤守嶺雖嚴亦殊無益況精兵分布各嶺未免散漫賊時時窺我一嶺則各嶺之兵俱爲牽綴若如尊意進攻徽州以通浙米而仰食於人終非長策且浙米挽運入徽運費多於米價一倍不若聚守嶺之軍爲一路與左鮑分途進剿其得手必易江右完善之區未至糜爛不可收拾俟嶺外有賊竄入乃合軍擊之而公駐東建兼可保湖口九江一帶矣是說也林翼亦不知於尊處事情當否然其不分軍之意似仍遵公教故特縷陳以備採擇

復曾使相 十二日

敬悉初五日徽州戰狀凱章再攻一次之策未盡善也江西爲江督賜履又爲大軍餉道即得徽州亦須以全軍全力先清江西使節兼三江非專爲宣歙而設也少荃之議頗識時務季公潯陽之策亦握形勝然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握大符當大任以力肩大局爲義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較也不保江西軍必日飢湖北湖南亦且不保惟公實圖利之林翼於南岸阨塞戶口之要不曾經心愚者千慮恐幷無一得也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大局論林翼

生死無足重輕以私計論行疲則思坐勞極則思睡
放枕睡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回何
敢死之義且季公希公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恝
然二月二十六日吐血以後神色舒和氣亦不促豈
未吐血之前鬱鬱居此有所不得於中耶

復曾使相 十六日

春霆之援景德鎮林翼催之甚力其前月杪偷看林
翼之病責之亦甚嚴此閒并無二三游移也左公在
樂平尚穩固春霆近三日必已合力夾擊可大捷也
近日狗逆陷黃梅宿松十五日以游騎二百試探太

湖知其有備又遁去林翼處太湖勢易而元公處安慶事勢艱難所幸元公堅忍強毅如亞夫或可從容以待援師之畢至也賊恙忽滅居然出門巡城矣

致曾使相 二十四日

攻徽州不得手愚意欲請再撥三千人以助左鮑之力且將樂平景鎮肅清再謀臨吉倘乞採納江督兼欽篆則江西爲專責非僅宣歙使者鮑之新募三營官帥留攻黃州不知鮑力甚單薄可慮湘撫新放毛驥雲其幕中人才及一切賢否求丈示及爲荷愛桑梓而敬恭非有他意狗逆陷黃德各郡縣兼及

隨州折而趨於麻城試攻一次爲梁守湘帆所阻卽折而蹈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荊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元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悚愧幸元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幷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約賊日之來安慶者其精銳亦不過數千人此間援師將及萬人當可支也希庵以上游事重止飭成鎭下援嵇尙不知狗逆親到關內幷已與城賊通也成敗之機只

守此一二句之內太湖仍留有可恃之沈後德歐陽正塘二營並昌左桂勇共二千人尚可守定不失、

復曾使相 二十八日

餉已至景德鎮應以速謀臨吉贛三府為要江西為大軍根本必不能以欵供軍饟也劉靖臣侯隨州德安事定即飭來潯月餉二萬六千駱已不管元公已守定十餘日係侯堅忍不是過也公到東流後或以朱雲巖等二千人入豫代守以節其疲勞此間以成武臣胡達軒十營二十八日進石牌禮堂二十三日打破偽璋王偽玨王報稱殺斃溺斃逾一萬人二十

七日禮堂又率十三營迎剿黃文金一股如能迅速破滅則日內必會師於大橋頭以二十三營之精銳加以馬隊當可成屠狗之功劉靖臣聞尚在安陸一帶希庵尙望其助剿文訓以近日惡聞高言深論而推究於不逆死不億不起不逆敗不億不振庸德庸言謹當書紳林翼近多感喟惟知能打仗者便是好兵好將能籌餉奉公家者便是好官所志亦較直捷

致曾使相

朱鮑二鎭果能迅速援安慶以鮑之六千人合成胡五千人林翼可不强求於李多矣成胡十營皆精銳

鮑軍新來恐飢林翼當設法助之瑞州失守昨擬調
新壓營三營入潯堅守未知尚能守否守兵亦須慣
戰之營乃不慌亂但將不可過於驍果耳

復城守糧臺公局 初十日

老河口居民早幫捻來旋即打退無傷元氣隨州之
失即德安分股耳顏軍門各函均早函復弟於此公
本無疑貳其復信均有日月可查此次鄂中文武凡
有城而不能爲一日之守者可一筆勾去失城之文員弟處可
查武官弟處未能周知凡有城而失者必應革去一求
不敘用弟亦不辦其餘罪可請回明中堂余際昌一
軍銳氣全銷上下離心不可復振
弟無刻薄之意只愧用人失當耳黃州有文有武有

倉有穀只須閉城五日大兵即到乃德安黃州竟不能作半時半刻之守傳之天下豈非第一笑話哉公函致襄陽均囑以守城爲主陶允中吳佑棠本可戰顔軍門本善守分任戰守乃爲得宜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一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八十二

善化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復官使相　辛酉三月初十日

三月初十日奉初六日申刻手教敬審布置之密武漢不失大局總可支持特餉糈日竭殊苦無法耳駱帥分兵援鄂希庵又親自援鄂湘皖兩撫同辦鄂賊而爲鄂撫者乃以病軀在皖作死棋不顧家之人不亦大可愧乎各府州縣失守文武及省城逃去之各員均求中堂密察分別甄劾文武不能爲一日半日

之守殊令人無顏對人巡撫衙門應辦之事皆地方例應尋常公事不關大政林翼遠在太湖求中堂作主施行感頂之至藩司錢糧奏銷南漕奏銷秋審秋闈均請挈銜會奏分別展限仲遠初九日到營其言病狀甚悉仲遠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希庵貴速戰莫因賊在城中牽綴而誤兵機

復城守公局　十一日

希庵能親自督師不專為持重之計不為謠言所惑則賊可速平也狗逆與張樂刑及各逆目均在上游分踞數城是以城為牽綴之計作疑陣也官軍應剿

賊不應先顧攻城城中實無多賊也

致多都護 十一日

頃據探報狗逆分股竄兩蘄交界之所距廣濟僅數十里其勢將走黃宿一帶直趨安慶以狗逆之母與妻孥及賊目之妻孥均在安慶也賊到太湖必試攻數日太湖城守萬分穩固賊必不能久攻賊若力攻太湖非二三萬人不能合圍非五六箇月不能得手賊之力量不能如此且必不耐也惟賊匪知太湖之不可卽破必由潛山直走安慶希帥旣駐油湖大軍均已上勦急欲回援勢不能及弟病漸愈若坐待賊

之橫行而一籌莫展置安慶於不顧則貽誤大局殊深慚懼刻下擬調成鎮七營從下巴河出江面由橫灝頭來太湖此間城守五營侯風浪定後尚可抽撥兩營天堂介兆等營雖非精銳亦可助威尚可抽調五營共得七千人弟躬自率領至潛山會合齊隊為進援安慶之計應請閣下親帶馬隊六百名相助或分步隊三千人同行尊處挂車河一軍定作守局一切布置請閣下自酌以穩為主至所分步隊能否如三千人之數亦聽尊裁惟馬隊六百名則必不可少此事自旁觀之疑為險著然賊匪近月以來奔走道

疲且不意我軍之能出而與之戰也況閣下有戰必勝馬隊精銳六百可抵步隊數千同心戮力必可得手特此先布咨俟成鎮到時並候賊匪試攻太湖後再行飛請閣下尅期至潛山會合也

致曾觀察 十二日

茲將寄多副都護一函抄錄呈覽此謀若蒙公軍堅守十餘日以相待則大局穩矣林翼若株守不顧大局則心必不安然必須太湖試攻三五日風浪定後乃能親赴集賢關大約步隊八千馬隊六百必可大戰有伙可打病必全愈賊計賊謀賊志只在安慶耳

致李中丞 十二日

探報賊匪大勢趨併兩蘄廣濟若攻太湖須二三萬人五六箇月乃能困我飢我賊之狡詐必不爲也賊之力量亦不能也然試攻數日之後賊必以小枝綴我疑我而以大枝直擣安慶之背安慶必可穩守十餘日弟擬調成武臣七營并函商禮堂兄派馬隊六百步隊二三千共得萬人少亦八千必可力破援賊其太湖城守仍留千五百人潛山城守仍有千人保無他患也如此布置安慶之背不致久虛而無人捍衞郎公上游之兵亦不致瞻前顧後可以壹意專辦

上游之賊矣弟病漸愈氣亦漸壯此計可決然無疑
公亦可用然無慮致禮堂兄一函鈔稿奉覽大致如
此臨時亦不過小小增益耳

致成武臣鎮軍 十二日

昨據廣濟方令及黃梅覃令探報賊匪下竄離廣濟
六十里而未能確報多少之數貴處及蘄水蔣令亦
未尋報賊情究不知何若也弟思若非二三大股賊
匪必不敢直犯安慶亦不敢試犯太湖若是零星小
股則必徘徊於兩蘄之間故作下竄之勢而實不敢
遽行下竄也貴處耳目較近偵探較切其拔營遲早

及應否拔營應由兄自行審度賊情賊勢乃不致虛此一行空勞往返也賊之下竄若以小股試竄則太湖及多公各營儘可置之不理即貴營亦不必即行拔動即大股下竄必先攻黃梅次攻太湖二處如不得手乃敢直下安慶爲期尚早貴處儘可從容來援不必太急又賊如下竄則黃州城中必尚有二三千人故作堅守之勢以疑綴官兵儘可置之不理又賊如全力下竄貴營由水路走橫壩頭至徐家橋是一捷徑或由龍坪走黃梅來會亦是捷徑總不可使賊知我有一枝奇兵來會則更妙矣水路不行則須與

左副將蔣令商量乃能有船乃能出賊不意也責成應探實此次下竄之賊並確查多寡虛實之數乃可斟酌拔營也

復曾觀察 十二日

手教具悉祁門景德情形祗訓恆言切近精微當藏之家中以訓吾子孫也徽州不可攻攻得亦難守大軍無米餉道出於江西斷不能舍江西而專謀皖南況江西爲兼轄之地豈能以宣歙使者自圖乎少荃高老之論均有可採兼識時務惟滌丈勁挺之志本不願退處一步欲其移居章門恐難俯從惟望量移

江濱等處騰挪兵力以清腹地之賊且提調兩岸之兵事亦與使節爲稱耳滌丈恐林翼云死前此自揣亦必無生理常作家書訓以修祭祀敬師儒及誦囑箴言書院規約自吐血之後精力忽振意興頓揚或猶可少緩須臾毋死而見大勛之成也二月警後鄂中不能解分文且提下游各局之錢到省愧無以對各軍士卒也

致官揆帥十三日

十三日探報賊由蘄水下竄黃梅傳聞十二日混入黃梅縣城尚無確見情形是賊勢已經下趨但未知

其多寡之數耳且麻城黃安已報無賊林翼已調成武臣備援安慶下游桐城廬江之賊又已大股上犯勢將上下并起以圖我軍所慮者下巴河至九江以下均無水師巡防已函懇厚庵派營上援并函致左副將及雪琴兄分營下巡以防賊匪由廣濟黃梅內湖侵犯外江兼入潯陽興國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葯已服三帖亦尚相安足慰遠念看來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下游漸警得武臣及潛山天堂挂車河抽撥各營當可大戰太湖嬰城而

守守有餘力惟驛路梗阻音問不時耳

致李中丞 十四日

賊以小股入城疑綴官兵而大股下竄逆亭一切謀議弟之愚陋總不謂然孔城一帶援賊已至亦尙可支私心總是系念安慶耳安慶爲異日駐節之地此次能堅守事乃可爲不能堅守弟亦嬰太湖而堅守四箇月必無他虞也所念念不忘而日夜籌慮者尙欲以兵力援集賢關耳

復多都護 十四日

據探報黃梅宿松已失恐賊由石牌竄擾安慶承示

金公帶馬隊七八百名援應數城甚爲得力刻下情形似須步隊到齊乃可合力剿辦其緩急機宜臨時再酌安慶必可堅守以待援也

致李中丞 十五日

十四日奉寄三函計均在途戌刻得禮堂幷沅圃書所籌均爲有見另抄寄上老兄原有此約惟現在駱軍來鄂兵只五千未必能紓內顧之憂其多公所言萬勿以城賊受其牽制一節應請斟酌隨時審察如見賊有趨重下游確情即請貴軍分兵尾下以爲皖軍之助該逆先來小股破黃梅必由荊橋趨注安慶

一路或分趨甓江以期多方誤我如禮堂所派馬隊竟與賊遇或可大挫賊鋒太湖倘無賊即令有賊必可嬰城自固沅圃原信必待賊情畢露挂車河可以鬆勁乃與老兄議定來援菘慮禮堂同時喫緊不能分撥以穩守自任殊爲心慰鄙意賊既趨重於下游救皖之情似已畢露我公及輔廷兄能分兵迅速尾至二公既至則禮堂斷不分撥而爲桐城游勦之用緣上下逆氛相約同發其疲我誤我者必多也

復曾觀察 十五日

連奉手書感佩何言壯哉元公干戈擾攘不改赤舄

凡几之度百日之期何其遼也賊在黃宿之交賊馬二百已至太湖城西北皆游氛試症也只有置之不聞不問最爲合法上游援兵緩緩而來能如公策一鼓而擒渠魁烹狗於此則北岸數十城可傳檄而定林翼病症漸痊日有起色只愧上游驚動偷閒稍遲屢瀆厚雪二公派營分巡下巴河以下九江望江以上求丈代催之明知厚雪二公之力已分至無可御分然事勢必應如此也石牌城拆去甚慰此間十一日派人督拆然不如公處就近省催之得力多公馬隊派援黃梅宿松者業已無及太湖潛山尚不須援

應且按兵不動公所寄多公書多公均寄來堅忍之性闊亞夫之度也

復會觀察 十六日

十五夜又得十四日手教專以大局爲重大哉公之用心也戍鎮數營路梗尚未得回信探報狗在宿松城中已到下游之賊將逾萬餘人而徘徊未定尚是游魂試症耳次奉公函及多函昨已專二人抄送希公舒公未知何日得到二公有一人來或分一枝同成來則力亦稍足天堂一軍本不甚銳得好兵爲主則弱兵亦可誘戰而試賊亦顧用之何如耳如猛退

乍退而以精兵橫衝之類皆可破賊惟不可恃爲腹心之用恃爲腹心則必誤事總攬上游遠得手事更萬全公之深慮誠爲至穩林翼自得病以來五月有餘見客不出房門送希庵雪琴亦不出大門今竟可巡城矣

復楊軍門 十六日

頃奉手諭以狗逆來援安慶弟與多公挂車河之師不能遏其旁道不若均撤至集賢關協力防禦安慶則上游之賊亦易淸楚弟思安慶固緊要而太湖潛山二城亦斷不可棄倘得安慶而失潛太則其失相

等惟挂車河之師似可移駐而多營米糧子藥皆足備數月之用臨警移營必至輕棄則其勢亦有所不能刻下四路偵探尚未確切惟賊之游騎已至太湖城外又有分股往石牌一路料狗逆已自率精鋭悉來下游果爾則湖北之德安黃州不過留有守城之賊駱中丞分撥之兵近日想可至德安希公可分一軍駐黃州餘可合成武臣之七營齊赴下游救援業已飛致希公酌量速來若元公能爲一月之守則局勢必無大礙也

致李中丞　十六日

厚庵建議欲林翼與禮堂并力以保集賢關志在必得安慶也然潛山太湖兩城設守數月米糧軍火油鹽足支百日有餘若一旦委棄而拱手送與賊匪賊得之又可守半年或數月矣豈非代賊蓄聚哉若付之一炬則以一萬數千人仰食於沅公亦恐接應不及得安慶而失潛太江岸雖活又須以兵力再圖潛太非一二年不可克也似為得不償失林翼前擬自率成武臣等軍以援集賢關其太湖城守及潛山城守仍堅固不搖戒備不懈緣今日之天下得城難而失城太易即如潛太二城亦費九牛二虎之全力而

後得此破瓦顏埡之一城是二城之斷斷不可再棄
也至禮堂兒營中米糧軍火足支數月若一旦拔營
民失逃散恐不免稍有遺失且恐安慶一營不能兼
攻禮堂之軍食也然多軍行止則仍應請多公自酌
爲今之計仍望上游大兵莫以城賊之牽綴爲慮而
專意野戰莫以逸亭次蓀之瞻顧議論指東畫西爲
誤事而專意速戰或可速分馬步約會成武臣速援
集賢必可不誤大局所深憂者賊若偷渡南岸則興
國大冶必亂九江武昌皆危故以水師上下分巡爲
急務

復多都護　十六日

厚庵欲弟舍太湖弟不敢行至尊處應如何辦理自應由兄細酌弟意則動不如靜也兄所示賊若撤湖水逃去一節深合兵機天下無一二萬人死於一城之理尊意所籌極爲得法想沅圃必能照辦矣

復吳幹臣　十七日

接來函知孝感於初八夜克復惟狗逆此次自駐黃安十餘日知武漢警備即暗將賊中精銳全數領趨安慶十六日大隊至桃花鋪兩日即可到安慶矣自德安以下黃州蘄州黃梅宿松有城可守之處賊已

到處分人據守若必從頭攻下節節埽清計非二三月不可如此則曾沅圃與多公將皆不支而我軍盡中賊之詭計故爲今之計惟有請李中丞與舒公酌量於德安黃州兩城少留數營以相牽制免其出城肆掠其餘城邑且概置弗理但當星夜赶來速援安慶安慶之賊敗則各城中守賊當聞風逃竄亦不在用力克復也多公處探報舒桐之賊業已發動故救安慶尚嫌單弱惟日盼希公之軍速來以救大局

復多都護 十九日

近日賊蹤奚似傳說從石牌竄大橋頭確否金溜之

隊諒已收齊且休息十日再看機宜何如天雨寒暖不時閣下辛勤在外尚乞保重賊勢如此不能性急也有致沅圃一函如尊處尚能設法繞遞或交水師繞遞更好

復多都護十九日

成舒李三人自十三十四各札催撥日行二三次聞初九日二更孝感城賊夜竄次日官兵即追向德安一路矣希舒未必即能赶到成必於數日內可到太湖堅守有餘可抽三營少亦二營此皆穩固可靠之兵潛山可以兆營同建威代守而抽趙國香一營天

堂鎮尚有介介字昌左三營可抽介字營勇丁極奮勇而無節制紀律猛進有餘而恐難穩站然用兵之法强弱均有用處躁進之兵可使誘賊而以精騎伏於旁路俟其站脚不穩橫出截之可大捷也又難打之賊壘賊隊亦可使之猛攻取其冒勢有勁耳成鎮到時弟必撥至潛山石牌請兄指揮亦必另撥三營同行惟迭次專札專函均無回信殊可怪也再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爲賊所疑爲賊所誤耳兄慮兩路并發欲打退一路實是妙策然亦必須候成鎮到時乃可指揮如意也

復李中丞 二十日

十九日奉初九日手書不得文報已十餘日矣孝感已復軍聲亦振狗逆的到石牌以犄安慶而兼謀樅陽此番無兵力鬬狗之後而速謀屠狗之功機會實爲可惜只盼成鎮速來三五日內太湖撥四營留三營守城近調呂左左入城也廬潛山拔一營留介字建威城守再加以多公馬隊當可合力以援安慶尊處恐急切難於分撥亦苦道遠必來不及也弟病自血症後漸次清爽仲遠亦言受傷太深太重非靜養不能速效脈息尚無大壞處尊處二次廷旨均不能覆奏

之事且無需覆奏巡撫之事實無難處有兵將然後有地方有地方然後有吏治壽山異才辦事有餘實可爲助也

致多都護 二十日

二十二日得成武臣十六日回信何以李希庵之批詞信語遲疑未行計迭次飛札十七十八日諒必趕程來希庵言我等兵多自帶兵少則官相或徑札止成鎭亦未可知殊不知打賊以打頭目爲主不打賊頭則萬年無成也賊中精銳只四眼狗一枚耳他何足慮哉

復蘄水將令 二十一日

成鎮十七日尚未拔營豈造次文書均失耶狗逆實自來石牌舍狗不打而爲城賊所疑綴適中賊計吾恐安慶之師覆敗又爲金陵之續耳弟去年癡罵何桂清此次安慶如不可支人將何以議我太湖尚能支三月三月以後非我所能爲也安慶兵將本弱地勢亦艱以五千人守前濠以五千人守後濠袤斜十餘里力已至薄說者乃謂其多兵何也不知此一萬人圍城則一萬人已爲賊所綴多禮堂爲桐城賊所牽綴謂之無一兵可也此信可寄省局一閱

致貴州糧道韓南溪觀察　超　二十二日

孔生文有正氣幸招致之能賓送來營尤所殷盼天下事非甚不可為無如以安史為顏孟何也天之生才不擇地不限時明季之隱伏者皆　本朝之龍興雲從者也昔年未請兄入楚至今隱憾翟不任事明言不能再給韓公之餉此人為駱所劾已易毛驥雲弟肯薦毛於朝當可代公乞餉也弟尚欲乘便請公來楚容奏定再行奉聞

復城守糧臺公函　二十二日

荊州商捐戶捐之說姑與道府行之恐未必即得然

事處危阽明知為衰世之政而不得不然可見古人之謀國而被惡名者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李中丞 二十二日

攻孝感而得眾人皆喜弟則曰此可偶為而不可常行者也如使蠻攻而楚北之德安黃州隨州蘄水黃梅皆復兄軍精氣大傷殆恐病更甚於下走矣

復多都護 二十三日

成鎮問已起程到此必速此即二月初四日打死龔瞎子者也計成鎮三千三百八十人胡鎮合禮左信左一千五百人介營一千二百人新前五百人加以

麾下驍騎可及萬人若合幷一處相機攻勦亦可成屠狗之功也但勦悍賊頭目須幷力不宜分兵須防另調他賊以斷我後將米糧軍火故出兵之路最宜審察尚祈通盤籌思速即示及若尊處能先打退桐城一路更爲妙著

致潛山守城各營二十四日

潛山爲大軍根本斷不可稍有疏虞昨已調介副營入守二十四日閱雨蒼寄營務處信言同明多都護以建威新前各出五成隊伍助戰留五成隊伍守城又囑止調介營反復之令我既難行且雨蒼殊覘守

城爲輕事大屬非是責成鎮郎日可到而太湖又可撥三營同行如得多都護馬步會勦必可得力潛山尤關緊要應責成雨蒼堅守待援毋許分兵其趙國香應否抽調五成或竟不抽調請多都護主持酌行各營均多精銳且係老營惟介營輕剽未能老練運用之妙約束之嚴全在多公之神明耳

致曾觀察 二十五日

多公昨勦僞琸僞玕大捷報稱殺斃溺斃實及萬人則半月之內桐城援賊必難即振矣多公又調四營連前已到高河鋪之八營又調新前及介字二營此

二營是東安勇丁恐其勇而無剛然使用以嘗寇如公子突之謀未必不可大捷多公銳意進援然打璋郡宜速打狗宜遲宜持重鬭內外無米糧迫而斃之彼必求戰彼求戰而我應之必大捷若多公不失機宜尊處穩固不過半月賊必如吳王濞之自潰潰而斬之較易得手可成屠狗之功也竊計自去冬十月以來孫葵心龔瞎子一仗冥誅一被成武臣礮子打死此次若竟屠狗則事勢定矣

復多都護　二十五日

得捷書喜而不寐惟愚見亦有應商之處備錄於後

惟望採擇一二爲荷一成鎭明日可到加以胡鎭遴軒三營均是老營久經戰陣如尊處調并一處卽請酌量照會必可供指臂之助亦斷不致怯弱違玩一打璋逆玗逆須得老兄昨日之神速打狗則須稍持重狗逆較狡較悍且所帶各起頗經挑選較他處整齊雖明知其必不能當麾下之精銳然賊目之妻孥均在城中其救援之心旣切則其死鬭之力亦必比平時爲甚尊處十二營百戰精銳然七成隊伍不過四千之額似以調成胡并力爲宜一宿松黃梅蘄州均弱賊卽使調來斷後亦須五六日之久況其人必

不能戰也尊處分兵勦之卽可盡滅若調黃州之賊
非十餘日不能到可以無慮一成鎭等自帶十日米
糧軍火弟又運潛山十五日米糧軍火以濟之卽使
有賊斷後我軍米糧軍火不竭狗逆關內關外城內
城外之賊必難久支十五日仍可無慮一此番尊處
兵精將勇又得老兄調度必可藉成屠狗之功應請
預留馬隊多名於空闊寬展之處設爲三伏以待之
步軍亦可酌伏侯關內關外城中賊匪妻孥潰出橫
而截之大功可成也一此次賊匪意在速戰務求尊
處漸次逼近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則賊計

必窮賊之醜態亦必畢露待其逼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未有不大捷者也賊無糧而我有糧賊不能久而我能久賊不能忍而我能忍此機惟老兄能明察之弟姑備一說以待採擇耳以上管見求高明鑒察

復多都護二十六日

連奉兩書具悉一切黃文金本領非四眼狗可比去年與左鮑戰敗而竄回池州者即此人也惟有此一股則老兄進援安慶之師是否先援安慶次打黃文金抑係待十日之內先打黃文金再進安慶尚祈細心審酌明以示我多一層牽綴必難剋期勦辦而沉

圖昆季之望援又恐其迫不及待也

致城守糧臺　二十七日

戶捐之議遲回十餘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償失功不備患吾輩徒爲百姓之怨府萬世之罪人耳錢糧捐輸均是擇有田之戶而催收之又均是責成州縣之事州縣不以錢糧捐輸爲事皆州縣之心不屬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嚴考核不實也豈一改戶捐而州縣即能踴躍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勸捐縱改戶捐豈能得財催錢糧捐輸則州縣之舞弊尚輕派戶捐而無章程無條理則州縣之

作奸犯科與劣衿下士之欺隱不實高下其手吏竇
防不勝防人心之壞久矣惟有定法尚可杜弊若在
上者創法稍亂則弊不可勝言新法行州縣必不便
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實無補於軍饟可不待兩言而
決矣又農戶與行商異情凡務本鄉居之農終年不
蓄一錢而責以按月若干勢必阻格不行此在爲民
上者體稼穡之艱難而深知情僞矣急務在嚴課州
縣而不必變法先務在速汰勇丁而催提各路之餉
如襄陽平安擁兵勇以鎮壓文武之驚魂駭魄不問
是將非將各得募勇以自肥膽敢稟請不拘何項均

請裁留是則募兵不由督而奪督權聚餉不由撫藩而并奪撫藩之權矣此宜回明端揆即日撤退以節其流節流是第一義救患難莫切於此此外尚有應撤應汰者亦請迅速回明如須弟處檄行弟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尚不屑爲即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也又荆門州稟報勒罰陳姓四萬兩司中諒亦有案何以不委員提陳姓押追又施南辦捐可逾八萬昨信已函寄亦應專差速提速催此亦不無小補矣愚見所及尚乞採納

復曾沅圃觀察 三月二十八日

奉手書不望援兵之速至而望援兵之厚舅摳狗酋去路穩紮穩打大哉公之謀勇也欽感之至二十七日多公先剿黃文金成胡十營二十九日到石牌黃賊破敗則多公會援必速力亦加厚矣南岸應以先淸臨吉袁爲要大帥餉路根本在此斤斤以宣歙使者自圄恐非可大可久之計

致毛驥雲中丞

湖南兵力財賦均尚可爲惟官場之結習未除而紳士賢否不齊亦當擇別閣下此行其要在破除情面官場之結習沿自曩日然實有一二大吏以揚其波紳士舊有左季公爲之領袖皆爲所駕馭驅使近多蔓引匪人正士裹足苟二者未能澄清則財賦不可得而豐而兵力亦不可得而厚誠深探其弊之所在破除情面而務決去之援引正人扶植善類則籌兵籌餉實較他省爲事半功倍時勢艱難封疆之吏迴非承平時比盡其心與力之所得爲其他豈敢知哉

復曾沅圃觀察 三月二十九日

得示知朱公來實慰又知鮑公速來合之成胡共萬一千人矣多公近日必不能援安慶以賁賊之奔其後也士久則疲軍士之精神皆下等精神我輩孱弱可五日三日不睡軍士不能也彼之得氣稍強而又稍濁濁則不能耐久以神志易昏故易疲也滌丈以朱告奮勇來助即是節養軍士勞苦之意鮑來則不必求多公出濠助剿之說斷不宜行繞萬人前後分守袤斜十餘里此非強將如亞夫斷不能如此堅定圍師視剿兵較難蓋剿師只防一面二面圍師須防

三面四面自古以來惟強兵能力及三面公乃力領四面而來示自謙爲弱將弱兵殆高林先生所謂獨謙彌僞者乎太湖羊毫甚勁利此書即羊毫所揮公視其精銳之氣尚能破賊否

致鮑軍門 三月二十九日

成武臣胡達軒昨日拔營到黃泥港即進石牌吾弟此番來援總要會合以厚兵力持重以審賊機不可孟浪速進恐中其埋伏包鈔之計賊在關內關外本無多縱利在速戰官軍應四面包裹不放此狗外竄只憑壘固守持重不戰賊必自來求戰迨其氣竭力

潑而後起而破之狗可磨也開仗之期約在四月中旬此時斷不可太急急則狗賊必遁矣弟軍久飢前此宿松僅解八千餘串兄心日日念之此次由何路進兵兄應速籌備銀錢米糧以供軍需但吾弟遠來兄應到營一看祈示以老營住所爲要

復胡逵軒成武臣周壽山　三月三十日

來書知定計紮石牌多公昨日書來又言石牌爲是是前說亦未有定見也春霆寄滌公書有初三渡至紅店初四打集賢關之語查近處並無紅店地名或是渡至洪家鋪耳江水可通洪家鋪然一時容得許

多船隻又恐春水尚未泛漲也如由陸路則必由石牌會合屆期尚須量濟錢米彼固飢軍也姑派人前往四鄉謀之此軍倍道來援日行百里其忠勇救難之心至爲可敬然太勞苦太匆促亦兵法所忌應函請到會合之處歇息兵力採辦米糧軍火數日之後乃可齊進

復曾制軍 四月初二日

狗逆撳怒各賊目拚命來援以賊目妻孥均在城中也來援之心旣切則致死之力亦專元公久勞以一萬人分守前後各十餘里之濠壘名爲萬人實不抵

平日結營高山專制一面之力此中甘苦惟丈之用心專乃能明其情狀元公口不言苦安人心而固大局非其力之果能有餘也成胡十營力尙稍薄再得五六營則專意速進矣希帥決計不下援多公爲責丈並所牽綴丈飭春霆在下隅阪歇力二三日風雨連宵正合天意愚見如九江勢重卽請丈速決札行以春霆任九江戰守而朱雲巖之二千人入守長濠則必不可少且不可遲如九江稍遲鮑公北渡以攻其外十餘日懷甯可定狗必破走城池之遲早不計也此間決無忍於鶴峯春霆之人若中立徘徊心意既屬兩歧兵機

必致兩誤劉靖臣已經希帥札飭獨勦隨州距興國且八百里隨州未復官使相李中丞必不應命霞仙謂靖臣未可獨當一路須益以他將尚乞籌之丈謂春霆不可遠離旌麾竊計鮑軍必須遠勦不能近守乃合兵機以張左均滯逷隅腹地勦兵舍鮑莫屬也

致成武臣胡蓮軒周壽山　四月初二日

鮑軍昨兩日爲風雨所阻江風甚大或未能畢渡也然近日必至石牌石牌形勢爲至要之地斷不可空虛而樹人兄謂十營在石牌狗且必飢而可烹似又不盡然援師不遏關與賊鬬則賊不可得而破滅且

名爲援人而相距九十里月吾已搤其吭而賊必飛於吾手人既嫌其不誠我亦嫌於不義弟鎗礮霆武臣二軍合併亦且萬人均至精至鋭之師石牌形勢可請達軒以三營扼守否如三營力單又不可以好營置於危地異日轉無實濟如三營之力竟可禦賊不得渡則大軍運道目前無虞敗賊奔潰亦怯於石牌之有兵而不敢由荆橋一路以歸於宿松似乎賊舍潛山太湖正路則並無去路矣禮堂能速擊援賊則賊必盡在網羅之中弟擬介堂兄於援兵進關後即日飛調各處團練與各城城守約定屆期稍稍以

城守半營一營領帶埋伏聊以遏奔潰而殲敗竄之餘黨未審此計可行否然總看石牌能留營乃可行也石牌不能留營則賊即敗逃仍歸上游亦無甚礙以上游之賊其技不過如此安慶若復大局已振每城分圍每處分勦尚可謀也以上所擬弟無成見仍請酌度

致成武臣胡蓮軒周壽山 四月初三日

石牌緊要弟已商定以蓮軒兄三營設防以通前後路集賢之餉道並杜後路黃梅宿松之援賊惟前捻多公信高河鋪東去十五里唐家橋地方緊要其地

可杜狗逆及城賊數萬人之去路又可杜黄逆等之
來路非勁兵良將難以左右支持愚以爲若大兵入
關任賊從唐橋竄去不僅前勞可惜亦且後患方多
此次兵力極厚若倘不能屠狗則秋冬又將生變管
見二條開列於後以備採擇一連日陰雨不能開仗
竊料狗逆力窮智絀必且引城賊併力竄去多公兵
精將勇馬隊尤爲得力擬以其軍分駐唐家橋而以
鮑軍七千人并武臣兄七營入關勦辦此賊竄出必
爲多公所擒則振拔楚皖數千里生靈均出自仁人
之助較之克一城二城功力百倍隨營將弁應請加

一等二等保舉聲明非此不能克復省城功在克復省城之上此一說也似爲確切必勝之算一鮑軍如與多公一同入關則關內外正路必能得手恃多公所慮唐家橋旁路甚爲可慮賊無眞本領有虛處可走有隙處可乘必定由虛處隙處脫走十年多公克潛太戰功至偉所殺至多十月二十八日之戰賊膽甚寒然不過半年數月賊之故態復萌我輩久苦行間精疲力竭功少非多總是賊之頭目不能擒斬故八年之久用力既勞而賊之忽生忽滅如故也擒賊擒王必在今日如多鮑會合入關應請籌撥馬隊五

百步軍五六營協會武臣兄防守唐家橋武成兄戰守可恃屢爲多公所稱然所部不多能近攻而不能遠勦能制賊之猛撲而不能制賊之狂奔以兵力不能四處游擊也是說也可使賊疑可使官軍不敗然狗自內奔出虎自外襲入未必能一一成擒也

復曾制軍 四月初三日

前示酉營石牌胡達軒已允遵辦回書言三營儘可堅守足慰藎念春霆初二日尚未渡江天雨泥滑恐狗逆聞知先遁今日函商多公擬以鮑成入關以胡守石牌以多扼唐家橋則正路旁路均無所逃石牌

阻河水三營能守當非虛語唐家橋爲集賢關內谿
山捷徑多禮堂言若以勁旅守此則狗不得出虎不
得入已囑成胡二鎮妥爲稽察如多公必欲同鮑入
關以成盛業則成鎮尚可移此也慰見黃文金未退
地既扼要且利於騎兵似爲多軍長技成功一也加
一等旌功亦可只以擒賊擒王爲要耳鮑成同行正
此當可無虞均請鈞度

致多都護 四月初五日

奉賜書一切敬慰只愁鮑軍遲我兵機耳到日弟必
飭令由大橋頭進兵尊處且駐高河鋪再進關子嶺

唐家橋爲感老兄所料賊情百不失一弟只恐近二日賊又換八人入城而別思遁計耳無如鮑軍之不速到何此次所爭甚大弟心甚爲焦急

致曾觀察 四月初六日

昨夜今朝六函催鮑計程當於初五日抵石牌而猶姍姍其來遲何也鮑之軍中各有眷屬每次行至舟畔必多意外勾當零雨東山鸛鳴婦歎固元公所深念而昧緩急之機忘袍澤之誼又林翼所不取也林翼前囑春霆勿急性恐其見賊卽戰隊伍不齊氣力不定蓄養不足節宣失宜非欲其遲進也頃得初四

日書并抄錄滌丈及丈復書丈之所言理勢揣當林翼前致鮑公信乃大誤矣竊看賊倘狗已退去寬博有餘之地以爲戰敗即遁之計林翼調兵殊不稱意擬即先催成鎮進紮大橋頭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四月初六日

春霆初六日必到石牌初七日可同武臣進大橋頭鮑若未至武臣可先進否如沅急則會同春霆援集賢如賊攻多則或急援多亦隨機酌度大約逕由大橋頭入集賢關爲宜到大橋頭似已扼御總路多公擬由唐家橋入大龍山及分一枝由岡子嶺進齊人

鋪其策良是也但初四日狗已傳令回戰未知能扼住不使逆遁否此番交戰宜持重而進兵又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矣

致各營 四月初六日

如果狗逆遁去機會實屬可惜風雨所隔道阻且長貸非此時應請應援之不速鮑軍門已於初六日抵石牌請會同成鎮七營速進大橋頭不走洪家店爲是如賊由僻路東犯挂車河及樅陽多都護偵探必速必確應彼此函會知照當以鮑軍門駐大橋頭爲入關之計而以成鎮七營速會多都護剿辦狗逆一

股如賊另有他計軍情不能遙揣亦不能遙制尊處得信後即迅速馳援或分或合隨機迅剿不必俟林翼商酌惟石牌胡鎮三營為轉運咽喉太湖留守之營城守已定此二處均不動不移即有賊至亦不必馳援總以迅速剿賊為上策狗逆知機飽颺未能早到　天乎天乎殆又留此酋為吳楚之患吾輩精力漸老奈何其能久支十餘日以來頗思合圍以成功焦勞批荅日或二三十件又成畫餅豈不可恨

致成胡兩鎮軍　四月初七日

狗逆緣潭阻水不得遁折回冷水鋪猶可及時成擒

已飛催鮑軍門速進大橋頭與貴營會同進剿蕪高河鋪無賊兄必由江家嘴速進大橋頭也即乞速速打之

致周壽山司馬 四月初七日

此番進兵力既不薄兵將又極勇敢惟初七日進兵尚可稍速初八日進兵即須整隊再進一步尤須持重并力前進以厚其氣勢臨陣分枝以杜其包鈔防民房賊館之埋伏應燒者即燒之毋爲婦人之仁防山僻小徑之鈔襲我後賊來求戰不宜速戰待其變症畢露醜態畢露然後應之得勝不宜遠追不可離

營壘太遠穩立不敗安排二十日步步為營賊必不能支昨兩日之速催進兵恐其遁也此後又不可催應由春霖武臣安商漸進壽山入營公商更好

致各營及周壽山司馬 四月初九日

鮑軍門已進大橋頭應停頓觀察以審賊情不宜速進多公已進唐家橋又擬分兵岡子嶺惟馬踏石一路無人賊必由此竄去我亦不知此路在何處其能否分駐亦不能定也多公深以此路為慮成武臣能否分駐於此請即公商斟酌林翼亦無成見總之賊在關內者三分之一在關外者三分之二且狗逆自

在關外則大軍總不宜急切進關大橋頭之潘家祠

堂為形勢之要儘可穩紮也